

日本所藏的沈周九段錦圖冊

吳孟晉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所藏的〈九段錦圖冊〉是明代吳門畫派領導人沈周的藝術代表作品之一。這本圖冊可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廬山高圖軸〉比肩，證明沈周藝術的高峰。〈九段錦圖冊〉畫成於十五世紀中後期，此後，一直受到明清及近現代收藏家的珍愛欣賞，使這代表蘇州文人的藝術作品流傳至今並廣為喜愛。本文將介紹此圖冊的流傳過程，特別著重在日本的流傳，透過漢學家長尾雨山和內藤湖南的題跋，來掌握日本大正時期、昭和前期對中國繪畫研究的情況。

關於〈九段錦圖冊〉

沈周（一四二七～一五〇九）字啓南，號石田、白石翁，長州人。他終生不入仕途，專心創作詩書畫，聲譽卓著，在中國繪畫史上與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一起被稱為「明代四大家」。

〈九段錦圖冊〉收錄了六幅紙本淡彩畫，每一幅的山水人物，情

趣各異，賦彩神奇，唯妙唯肖，精彩至極。（註二）雖然此冊的每一幅中都沒有沈周的落款、紀年，只鈐「啓南」朱文方印一方，但由第六圖上杜瓊（一三九六～一四七四）在成化七年（一四七二）所寫的題跋（註二），可推知沈周大概是在這一年之前完成的，也就是他四十五歲以前，是沈周傳世作品當中比較早期的作品之一。

清初學者高士奇（一六四四～一七〇三）編輯的《江邨銷夏錄》（康熙三二年（一六九三）自序）上有關此冊的記載，其云「紙本第一頁，鏡面箋高八寸長尺許，款在左方，覆以啓南字印，以後八頁俱高五寸長尺餘。」（註三）在此，可藉以了解本圖冊名稱的來源，以及其與現存圖冊的相異之處。

原來，此畫冊是由九張尺寸大小不一的繪畫集合而成，所以稱為「九段錦」，而現存圖冊僅有六幅，其尺寸大小都稍有差異。例如第一圖為縱一七·八公分，橫三四·三公分，第六圖為縱一八·〇公分，橫三一·四公分等等。雖然全為做習歷代名家之作，逼真程度，令人難辨真偽。

現存圖冊的六幅繪畫如下（圖一～六）：第一圖〈田家耕作圖〉（做趙伯駒）、第二圖〈松下彈琴圖〉（做趙孟頫）、第三圖〈青山紅樹圖〉（做惠崇）、第四圖〈野客渡橋圖〉（做王紱）、第五圖〈寒林歸艇圖〉（做趙雍）、第六圖〈蘆汀採菱圖〉（做趙令穰）。對比高士奇的記錄來看，原有的做王蒙、吳鎮、李成等三開，已經散失。此外，六幅畫的順序也有點出入，現存圖冊中也不見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在崇禎三年（一六三〇）的題跋。

除了六幅繪畫之外，冊中還有許多清朝以及日本名士的題跋。按照現在裝裱的順序列舉如下：第一圖之前有，沈梧（同治丙寅，一八六六）、



圖一 田家耕作圖 九段錦圖冊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圖二 松下彈琴圖 九段錦圖冊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圖五 寒林歸艇圖 九段錦圖冊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圖三 青山紅樹圖 九段錦圖冊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圖六 蘆汀採菱圖 九段錦圖冊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圖四 野客渡橋圖 九段錦圖冊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做爲清末民初中國書畫在中國、日本之間流傳的例證之一。

日本學者長尾雨山的題跋著錄如下（圖七）：

石田初學畫於鹿冠道人，上溯宋元，靡不精究，兼該諸家，盡綜眾妙。昔者元微之讀杜工部詩，稱其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予謂石田畫亦復爾。是九段錦冊，樞名賢筆，咄咄神肖，氣韻風格，有過無不及焉，藝苑久已嘖稱劇蹟，式古堂書畫彙攷、江郎銷夏錄並經著錄，惜佚三段，今存六段。舊爲清端忠愍公所藏，其贖囊答題，係公手筆，可知寶愛之深矣。辛酉首夏，滬江一友携來待價，予一見不禁食指之動，寒生空囊，無絲措手，遂歸契友蔚堂度中，則猶在我外府也。因記歲月於後，以志墨緣。大正十二年癸亥二月十七日，長尾甲。

鈐印二，「長尾甲印」（白文方印）、「雨山」（朱文方印）。

長尾雨山（一八六四—一九四二），名甲，通稱楨太郎，自號雨山，出生

梁詩正（乾隆己卯，一七五九），馮譽驥（執筆時期不詳），氏名不詳者（只有鈐了一方肖形印，同治丁卯，一八六七）的題跋。第六圖之後，則有端方（光緒辛丑，一九〇一）、程志和（丁未，一九〇七）、李葆恂（丁未）、王崇烈（丁未）、王瓘（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等清末政客文人題跋。最後有長尾雨山（大正十二年癸亥，一九三三）和內藤湖南（大正甲子，一九二四）兩位日本學者的題跋，總共有十人左右的名士學者執筆題字。

從上述題跋中得知，收藏〈九段錦圖冊〉的名家先後爲董其昌、高士奇、梁詩正（一六九七—一七六三）、丁昌遂、端方（一八六一—一九一一）及日人林蔚堂（一八六六年生）等人。

長尾雨山的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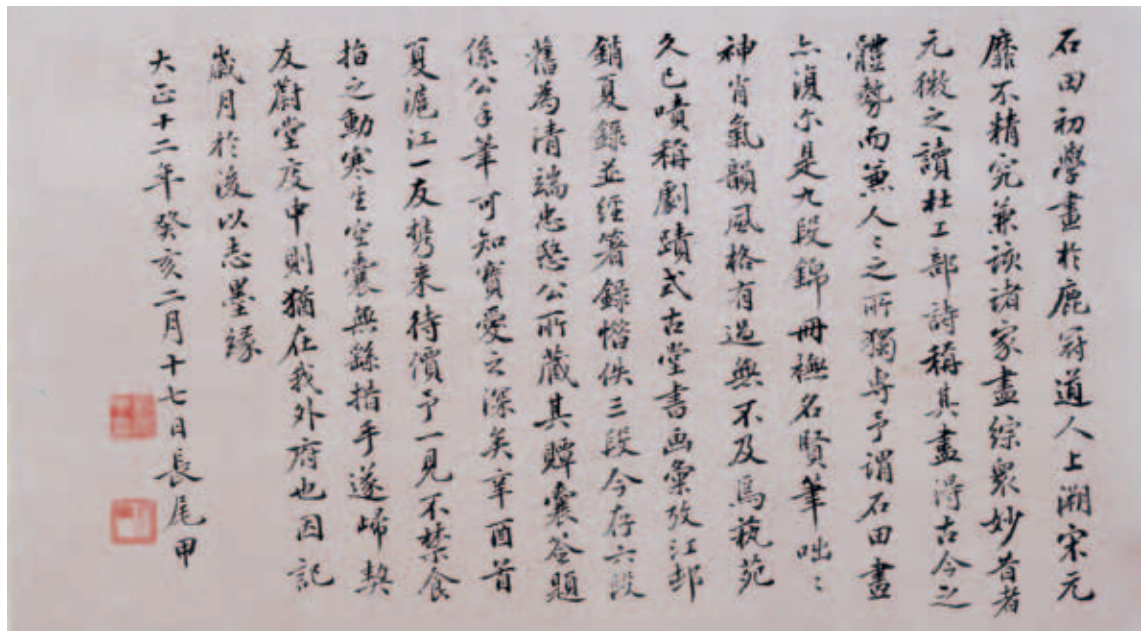
目前所判明的〈九段錦圖冊〉的流傳過程極爲錯綜，本文集中於閱讀兩位日本學者的題跋，藉此來介紹此圖冊在日本受到欣賞的情況，也可以

和索道株式會社社長、大和酒造株式會社社長、株式會社大和銀行取締役等身分，飛黃騰達在奈良縣是鼎鼎有名的大企業家。（註四）他本人性格穩健，深得人望，昭和初年也被選於五條町長，對居民貢獻頗大。

目前為止，林蔚堂收集的文物全貌無法得知，但知道他一直贊助在關西地區舉辦的文藝活動。例如，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九月，長尾雨山在京都郊外的宇治川河邊舉辦紀念蘇東坡赤壁游八四〇周年的「大正壬戌赤壁會」時，林蔚堂之前購買了富岡鐵齋為該會所畫的〈前赤壁圖〉、



圖八 長尾雨山像 引自《中國書畫話》



圖七 長尾雨山題跋 九段錦圖冊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於四國高松。（圖八）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畢業後，經歷過文部省的職務，又任教於第五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從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開始到民國三年（一九一四），這一段時間居留上海，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譯，因而與吳昌碩、鄭孝胥等書畫家們結識並交往，彼此互相作詩寫字，分享文雅之趣。回到日本之後，定居京都不再就業，而專心從事中國書畫之研究，並以鑑定書畫，執筆題跋等來維持生計。

長尾雨山在上述題跋上讚嘆地欣賞此冊為，「咄咄神肖，氣韻風格，有過無不及焉」，並體會出沈周書畫藝術的「上溯宋元，靡不精究」的精髓。同時也提到卞永譽（一六四五—一七一二）撰的《式古堂書畫彙攷》、高士奇撰的《江邨銷夏錄》上均有有關此冊記錄的事實，由此，可知長尾雨山對於書畫的著錄記載可以說是博覽無遺，無所不知。

另一方面，長尾雨山的題跋也提供了此冊流傳到日本的足跡。他讚揚端方深愛此冊之情，接著提到「辛

〈赤壁四面圖〉（以上兩幅為清荒神清澄寺藏）和〈東坡故事圖〉三幅，並在會場展出，為長尾盛大文藝活動添加光輝。（註五）

內藤湖南的題跋

另外一位學者內藤湖南的題跋位於畫冊最後一頁，內容如下（圖九）：

白石翁九段錦畫冊，始著錄於卞氏書畫彙攷，并著錄於高江邨銷夏錄，遂為煥赫有名之瀕矣。杜東原題辭記有歲月，乃作於成化七年，此時石田年四十五。張青父清河書畫舫云：石田少時畫本不過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為巨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然石田少作小景，流傳甚少。余所睹上野氏有竹齋有一幀，耳食者往往誤為贗瀕。此九段錦畫冊亦仍是少作風格，謹密溫粹，全殊於晚年兀傲雄勁之態，尤可珍已。青父云：啓南贈弟繼南畫冊，計十二幀，方廣不盈咫尺，係蚤歲之筆，精謹秀潤，每幅有杜東原蠅頭小楷題詠，兼啓南自題。雖

西首夏，滬江一友携來待價」，也就是民國十年（大正十年，一九二一）農曆四月，上海朋友攜來此冊探尋買主，他雖然心動，但價格太高，非他能力所許，結果，落入一位住在奈良的他的好友，實業家林蔚堂手中。宣統三年（一九一一），端方在四川資州遭難殉職之後，他所收藏的文物大部分流散四處物主不明，而從長尾雨山的記錄裡得知了此冊流到了日本物主手中。長尾雨山從上海回到京都之後，也幫助了羅振玉及其女婿王國維、鄭孝胥等清朝遺老渡過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安排他們變賣所帶出來的文物，並替他們撰寫題跋以推廣銷路，此冊也可能是當時輾轉被買賣的文物之一。

關於收藏此冊的林蔚堂，他與東洋紡績社長阿部房次郎、大阪朝日新聞社社長上野理一等，在大正、昭和時期是關西地區熱情地收集中國、日本書畫的名士。

林蔚堂，本名平造，奈良縣宇智郡五條町（現在的五條市）人。在大正五年（一九一六）當時，他身兼大

不盡與此冊符，自來賞鑑家以為即評此冊者，殆不誤矣。然則青父時此冊有十二幀，至卞高二氏時，已佚三幀。近時入端忠敏家再佚三幀也。忠敏每幀題曰：仿某者據高氏錄，當式古堂著錄時，未有此題語。石田作畫未必有意一一仿作，然後人賞識，各注其所由，雖似蛇足，亦自為藝苑勝事。忠敏寶愛如球圖，以為海內沈畫第一。其殉難後遺物零落，此冊遂渡海來，此間歸林君蔚堂，實在歲辛酉。當時余未識蔚堂，及傳聞此事，始重其人。蓋能收希世環寶者，其人必非儉夫也。蔚堂使余跋之，因留余齋中周歲，每遇解人，出示以誇之，猶己自藏之也。頃余將游歐西，乃題數語以還蔚堂。青父云：不觀此等妙蹟，何識翁之大全？嗚呼！此言盡之矣。甲子六月，內藤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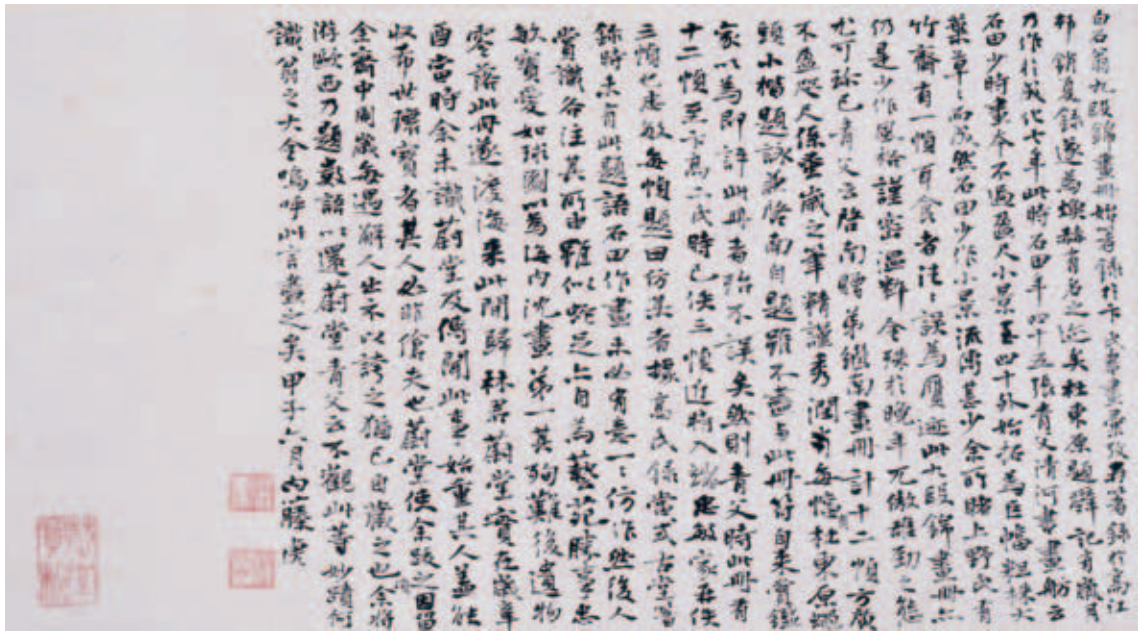
鈐印二，「臣虎」（朱、白文方印）、「寶左齋主」（朱文方印）。

這篇題跋已經收錄在昭和五一年（一九七六）出版的「內藤湖南全集」第一四卷中（註六），比起對其他

題跋之後的昭和七年（一九三二），東京帝國大學美術史教授瀧精一（一八七三～一九四五）在朝日新聞社贊助出版的美術雜誌《國華》上介紹了此冊，奠定了它在日本欣賞中國繪畫的歷史上有著重大的意義的地位，可以說它開啓了明代繪畫在日本受欣賞、了解的新面貌。（註七）不久，昭和八年（一九三三），日本文部省將此冊登錄為「重要美術品」，授予次於當時的「國寶」（相當於現在的「重要文化財」）保護等級。平成十七年（二〇〇五），京都國立博物館收集到此圖冊，至今成為本館的重要收藏品。



圖十 內藤湖南像 引自《內藤湖南全集》



圖九 內藤湖南跋 九段錦圖冊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題跋來，文章最長，內容也最詳細，可見內藤欣賞此冊之深。

內藤湖南（二八六～一九三四），名虎次郎，秋田縣出生。（圖十）在東京、臺灣等地當過新聞記者後，進入大阪朝日新聞擔任論說記者，並多次訪問中國，除了視察政治社會情況之外，在上海也見識了羅振玉等人，開拓鑑賞中國書畫的活動。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開始，任教於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負責東洋史學講座。他對中國史有其獨特的歷史觀，著重於從文化史的觀點來講述對書畫研究也有獨創的風格。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有機會拜訪端方，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又拜訪了完顏景賢，並參觀過京師書畫展覽會，可說是開啓他掌握中國書畫正統之契機。

內藤湖南在這篇題跋上，除了理所當然地讚嘆圖冊珍寶優美之外，同時引用張丑（字青父）《清河書畫舫》的記載，說明此圖冊正是符合沈周早年畫的風格，也參考了長尾雨山的文章，說此圖冊原為十二幀山水人物畫冊，是沈周贈給其弟沈召（字繼

南）所有。其實，這個看法最早出現於沈樞撰寫的題跋上。而且此說的真偽也有待考證。

有趣的是，湖南欣賞此圖冊時，以朝日新聞社的上野收藏作品作為比較，而將此冊判定為獨一無二的名品。同時，京都國立博物館的上野舊藏沈周作品，總共有五件，都難以辨識其為真跡。

內藤湖南雖曾拜訪過端方處，但當時似乎不知此圖冊之事。在林蔚堂收集到此圖冊的大正十年，兩人彼此也不相識。直到十三年林蔚堂請求內藤湖南為他撰寫題跋，做為收集的紀念，內藤才初睹此畫冊。其時正值他計劃九月開始歐遊之前，在短促的時間內，他綜合整理了之前所有的題跋，稱讚林蔚堂的非凡情懷，完成了這篇內容豐富，趣味橫生，且合乎林蔚堂要求的題跋。此頁最左邊鈐有朱文長方印「蔚堂寶秘」一方，可想像蔚堂滿心歡喜地欣賞此圖冊的情景。

小結

長尾雨山和內藤湖南執筆撰寫

至於長尾雨山、內藤湖南的關係一直保持良好的文雅交誼，在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昭和二年（一九二七）他們連續地一起在林蔚堂收集的王時敏畫《江山蕭寺圖卷》（日本文化廳藏）上共同合作撰寫題跋。從長尾雨山、內藤湖南的記錄中得知，當時的京都學者們與收藏家來

往密切，收藏家們也藉著學者豐富的學術知識，確認了所藏品的價值。尤其在大正時期、昭和初期這段時間，在日本的文化界推崇中國文化的氣氛中，學者和收藏家互相學習、彼此切磋，都為保護中國書畫的精華貢獻了不少心力。^{〔註〕}

作者為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研究員

註釋

1. 近年有關《九段錦圖冊》的主要介紹和研究如下：西上實，《九段錦畫冊》，《明代繪畫と雪舟》展圖錄，根津美術館，二〇〇五；陳篤，《沈周〈蘆汀採菱圖〉——圖像脈絡與文人情思》，《故宮文物月刊》三三六期，二〇一一年三月。板倉聖哲，《沈周早期繪畫制作之仿古意識——以《九段錦畫冊》（京都國立博物館）為中心》，《石田大獲——吳門畫派之沈周特展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蘇州博物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
2. 此題跋可讀如下：「茗溪秋高水初落，菱花已老菱生角，紅裙綠髻誰家娘，小艇如梭不停泊，三三五五共採菱，纖纖十指寒如冰，不怕手寒并刺損，只恐啼家無斗升，湖州人家風俗美，男解耕田女絲象，採菱即是採桑人，又與夫家助生理，日落青山起暮烟，湖波十里鏡中天，清歌一曲循歸路，不似耶溪唱採蓮，繼南出其兄石田生所畫採菱圖，求詩一時不能即就，因書舊作如上，然圖景與詩意頗合，亦云可也，成化七年辛卯陽月望，鹿冠老人杜瓊書，時年七十六。」

3. 高士奇，《江邨銷夏錄》，卷一，《沈啓南九段錦畫冊》條。
4. 〈時事新報社第三回調查全國五拾萬圓以上資產家〉，從大正五年（一九一六）三月二十九日到一〇月六日為止。網址為「《神戸大學附屬圖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ヴ新聞記事文庫》<http://www.lib.kobe-u.ac.jp/das/jsp/ja/ContentViewm.jsp?METID=00797596&TYPE=IMAGE-FILE&POS=1>」，二〇一一年九月十日檢索。
5. 吳孟嘗，《〈前赤壁圖〉、〈赤壁四面圖〉、〈東坡故事圖〉、富岡鐵齋筆》，《中國近代繪畫と日本》展圖錄，京都國立博物館，二〇一二年，頁二六九～二七〇。
6. 內藤湖南，《湖南文存卷八》、《內藤湖南全集》（湖南文存）卷八，《內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筑摩書房，一九七八，頁一八九。
7. 瀧精一，《沈啓南九段錦畫冊に就て》，《國華》四九五號，一九三二年一月；《沈啓南九段錦畫冊中三圖解》，《國華》四九八號，一九三三年五月。